

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2月28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：  
向明平丽



【底层行走】

## 一张书桌

□张刚

父亲这两年种田之余，闲着无事，便把菜园子里几棵枯老的杏树苹果树砍了，做成各种小板凳、小方桌，拿到集上去卖。没想到，现在人们生活好起来了，这种过去瞧不上的手工家具，反而受欢迎了。

父亲快八十岁了，原本说再不“捉”这些刨子、斧子了，可一有空闲还是手痒，又操持起这些工具，权当解闷儿吧。他的这些小板凳、小方桌也卖不了几个钱，物件比钱还值钱，我们子女都有些舍不得，可做了家里又摆放不开，只能拿去卖。

说起父亲卖这些小家具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。

那年我初中未毕业，父亲的腿病没痊愈，在外地求医做手术，回家又躺了半年多，但最终能够下地了，到这年冬天，能拄着拐杖走路，他便寻思着在院子里做做木工。主要是那些年求医欠下了外债，再加上几个孩子要上学，更何况这个年也不能冰锅冷灶地过呀，他便计划做一张带三个抽屉的书桌，让我拿到集上去卖。这种书桌在普通农家比较流行，也算是居家的必备品。

于是他开始准备各种木料，我也时不时打帮手帮忙拉锯、生起火盆熬胶、黏合桌面，我又从街上小卖铺买来滑石粉，给打磨平整的桌面打底、上漆。漆要刷三遍，先刷一遍底漆，再请来父亲的工友，给清漆调好颜色，在漆面上画仿木纹，仿木纹颜色晾干后刷一遍清漆定型，最后还要刷一遍清漆增光增亮。

总之，父亲拄着拐在院子里忙活了半个多月，这张书桌终于做好了，便让我和姐姐抬到集上去卖。

集市离家不远，也没有山路，跨过一条小溪就到了。集上有各种固定的区域，像水果、衣服、鸡、鸡蛋等等都在约定俗成的地方摆放，得早早去占个摊位。

这张书桌能卖多少钱呢？父亲说，人家给多少就算多少，算算木料油漆这些成本，能卖一百元就赚了，卖个七八十元就够本，就是五十元能卖了也很好啊！主要是过年了，怎么也得置办一点儿年货，至少得买点儿香火呀，要不然这个年就太冷清了。

离大年三十还有十来天时间，只剩下三个集了，意味着只有三次出摊的机会了。

带着父亲的叮咛，我和姐姐把书桌抬到大集上，为防磕碰又拿了床单护住桌面，满怀希望地等着买主。

有人过来问：这张桌子多少钱？

刚一开始，我开价一百二十元，留下二三十元砍价的空间。

但是对方没有还价，只是把抽屉拉出来看看，就转身走了。

后来又有几个人来看看，也不还价。再后来有人问，我们就降到了一百，又降到了八十，可他们都摇摇头又离开了。

在一次次的期盼中，从一大早集市上还没大有人，到集上人山人海，再到人潮渐渐散去，所有的摊子都撤了，我和姐姐只好又把书桌抬回家。

父亲坐在炕上，从窗户中看到书桌又被抬了回来，满脸失望。

过了几天开集了，我们又满怀希望地把书桌抬到集上。可同样的结果，它又一次被抬了回来。

父亲盼望着这张桌子能碰上个识货人，卖个八九十元就很好了，要是再低，确实对不起他冰天雪地里拄着拐杖在那里又砍又刨的劳作。另外，光是买油漆就花了二十多元，除去木料的钱，父亲那人工就是白搭了。可后来他的期望就越来越低，不管多少钱，能卖掉就行。

所有的希望就只剩大年三十这次集

了。这天的集叫“抢集”，意思是买东西很快，一阵风，不到中午，赶集人潮很快散去，都回家忙年了。

大年三十这天，我和姐姐又抬着书桌来到集上。冻得哆哆嗦嗦，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盼着有人来看看问问。可大年三十谁会买家具呢！

就在我们再也不抱希望时，有个青年人过来了。他看上去不像农民，像是在外有工作的。他问这张桌子多少钱？

我们说八十元。青年还价六十。我和姐姐说，那就七十吧，七十不能再少了。

这位青年还在犹豫。在我们准备降到六十卖了时，他说自己也用不大着，就不买了吧，又去别处逛了。这是唯一一个出价的，可还是没卖掉。

赶集的人很快就散了。就在我和姐姐抬着书桌，蔫头耷脑地往家走时，正巧遇见一个赶完集也往家走的远亲姑爷。他知道父亲的病情，看到我们抬着书桌往家走，就过来问问情况。他叹息着说，不管高低贵贱要是卖掉就好了，这张桌子是这个年唯一的希望啊。

正在这时，在街口又碰上了那个青年。他也赶完集，准备往家走了。他又问了一句，最低多少钱卖啊？

我还是说七十元，不能再低了。这个价确实也太便宜了，对不起父亲的劳作。

远亲的姑爷一看有人问，立即说：“孩子，把桌子放下！我帮你们卖。”他说：“别再往家抬了，抬回去你们这个年咋过！”

我和姐姐放下桌子，远亲的姑爷喊住这个青年人，让他再来看看。这个青年犹犹豫豫地又来检查桌子的做工。远亲姑爷在一旁说，这个质量你放心，都是实木，不是三合板，做工保证比机器打造的好！你方圆百里打听一下，这个木匠的手艺那是没的说。

“要不是他家里困难，这么便宜可不卖。你就是自己备料找个人做，也得花不少工钱。你买得便宜，买了也是帮了这家人一个大忙。”

后来这个青年说，他这次春节是回老家结婚，新房子里是缺张桌子，但结完婚过了春节又要走了，这个书桌可买可不买。远亲的姑爷又劝了一会儿，最后青年愿意出价七十元买。姑爷说，再加五块钱吧！加两块钱也行！就让这孩子给自己买挂鞭炮过年。那青年看眼前这位老人这样说，又多掏了两元钱。这样，这张书桌就以七十二元的价格，终于在大年三十，在集散后卖出去了。

远亲的姑爷还担心七十元卖便宜了，怕我回去受父亲的责备，就说：“回去告诉你爸，是我做主卖的。他要是嫌卖贱了，我有机会到你家去再安慰你爸！”

我和姐姐把床单从桌子上揭下来，把书桌正式交给这个青年，看着他和同村人把它抬走了。

青年和同村人都说：“这张桌子真不贵。”

父亲还坐在炕上等着我们的消息。一看到我们空手回来了，高兴极了：“卖了吗？”

“卖了！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七十二元！”

“那好着呢，我还盼着五十能卖了呢。卖了好，卖了好，要不然放都没地儿放。”

当说起要不是远亲的姑爷帮忙，又得把桌子抬回家时，父亲擦起了眼泪。这意味着，这个年里的油盐酱醋茶都有了着落，更重要的是，父亲终于走出了病魔的折磨，他的手艺还能得到乡亲的认可，他又可以站起来，挥动锯子刨子，又可以撑起这个家了。

【画中话】

## 此心画里得陶然

□薛原

张渝在他的《雪尘语画》一书里曾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画家给予了或褒或贬的批评，《雪尘语画》里的文章都不长，最初是在《书屋》杂志上的系列专栏，每期一组短文，当时在报刊摊上看到新到的《书屋》赶紧买一本，先翻开看的就是张渝的这个犀利的专栏。看他对一些名家一针见血的批评，不能不钦佩他的胆量。现在想起这些，仿佛遥远的往事，那个时期的《书屋》和写檄文的张渝，都已经留在记忆里了。之所以又想起了《雪尘语画》，是想起张渝在这个专栏里曾写过一篇谈中国书画界的“地方粮票”现象。

“地方粮票”这个词也早已经归入历史尘埃里了。张渝用“地方粮票”来比喻那些在本地名声响亮的画家，以区别名声冠盖全国的书画大家。对一个地区来说，“地方粮票”在日常生活里的影响要远远大于“全国粮票”。

确实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名家，尤其是书画界。对于青岛来说，也是如此。譬如青岛在20世纪80年代，有所谓美术界“四老”之说这样的“地方粮票”画家，能在身后若干年还被记住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这些被记住的画家的作品和人生往往是超越了“地方粮票”的限定。青岛的张朋如此，南通的尤无曲也是如此。

若看尤无曲(1910—2006年)的简历，出生于1910年的尤无曲最初的艺术起点并不低：1929年秋入上海美专，得黄宾虹等亲授，次年加入蜜蜂画社，于中国艺专毕业。后来在1940年尤无曲又拜陈半丁为师。1943年齐白石还为他制订了润格，并题跋：“南通尤君无曲，吾友半丁陈先生弟子也。工画山水，下笔苍劲，有明人风，又擅金石，取汉印为归依。”也就是说，青年时代的尤无曲已经在上海北京与这些书画大家有了师生之谊，若照此发展下去，当应归入“全国粮票”的艺术圈，但是在1949年后，尤无曲有了另外的选择。1952年秋，尤无曲从上海回到南通，选择到南通医学院担任了一名绘图员，绘制医学教学用的人体器官解剖图和病理切片图。在医学绘图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六年。1975年尤无曲退休后又被医学院留用了三年。1978年南通书画院正式成立，尤无曲被聘为书画院的画师才彻底离开了医学绘图这个岗位。从此，尤无曲专心书画，也才有之后的三上黄山和古稀变法；到九十岁后，更是提出了中国画的“笔墨水融”说。

1952年秋天到1978年南通书画院成立，尤无曲度过了26年与医学绘图相伴的时光。医学绘图是为了教学用，绘图不能有丝毫偏差，而在以教学为主的医学院里，显然尤无曲的工作属于教学辅助性的技术工作。但在工作之余，尤无曲片刻没放下绘画的乐趣，而且在绘画之外，他还醉心盆景和花木的栽培。最初他回到南通，本来是可以选择当老师的，但他自认“讷于言语”而选择了医学绘图。尤无曲晚年回忆说，他从5岁习画，至今已过九十载，一直都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画笔，越画越感到中国画的博大，越画越能体验笔墨水变化的神妙和愉悦……其实，这其中也蕴含了尤无曲的人生态度和智慧。尤无曲曾在自己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诗：“濛濛晨起早秋天，篱绕山居炊晓烟。更有清泉鸣树鸟，此心画里得陶然。”诗中的这句“此心画里得陶然”也可以看作他一生寄情书画的夫子自道。

关于尤无曲的书画艺术，朱京生评价说：笔墨水融的艺术观与艺术实践，是尤无曲对绘画史的独特贡献。九十岁前后，尤无曲彻悟古法、造化与心源，总结了前人和自家关于用水的经验，第一次提出了“笔墨水融”的概念，自成天蒙，完成了最后的辉煌。